

世界農民運動之現勢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審定

社會問題叢書

世界農民運動之現勢

西河太一郎著

余叔奎譯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 世界農民運動之現勢目錄

## 序言

### 甲 問題討論之方法

### 乙 農民及所謂農民特殊之心理

### 一 世界戰爭前農民運動之一瞥

### 二 世界戰爭與農民之覺醒

### 三 世界大戰後運動農民之特色

### 四 勃爾牙利亞農民黨政府之經驗

五 農民之國際運動

六 結論

# 世界農民運動之現勢

## 序言

### (甲)問題討論之方法

夫量之大莫大於世界農民團體。質之雜亦莫雜於世界農民團體。欲網羅世界各國農民之經濟、政治及其對於社會各方面運動之現勢，冶於一爐，雖窮年累月，不足爲功。故以有限之篇幅，論量大質雜之世界農民運動問題，惟有二法。第一，局限問題之範圍。蓋欲將世界各國農民運動之

現勢、一一敷陳、自有掛一漏萬之虞。惟有擇其中之主要二  
 三國、及有特色農民運動之一二國、以概括方法、說明其大  
 體之現狀、及其今後之趨勢、而不以國爲單位。第二、分別各  
 國農民之現狀。以國爲綱、條分縷舉、巨細靡遺。然予以爲後  
 之法、遠難於前、且非短篇所能竣事、故棄而勿用。茲所用者、  
 係概括法、卽第一法也。

(乙) 農民及所謂農民特殊之心理

何謂農民。驟觀之、似極易解釋、其實決不如世人所說

之易。今試以與農業有關係者一切用階級區別之。一、地主階級。二、資本家的借地農業者階級。三、自耕農階級。四、自耕兼佃戶階級。五、佃戶階級。六、農業勞工階級。其中第一項之地主階級更分爲（甲）僅收地租之地主，即直接與農業經營全無關係，惟以所有土地租人按田抽租，僅此一層與農業有間接關係者。（乙）使役多數之農業勞工，而以鉅大資本經營自己所有農業之地主。至第二項所謂資本的借地農業者階級，即向地主租比較廣大之土地，雇傭多數農業勞工，而以資本主義的方法經營大農業。所謂大佃戶



是也。第三項之自耕農階級，亦可區分爲三。卽（甲）自己雖多少從事農業，而仍僱傭比較的多數農業勞工，所謂大農是也。（乙）以自己及家族之勞動爲主，而仍使用若干之農業勞工，所謂中農是也。（丙）原則上不僱傭勞工，專以自己勞動經營農業，所謂小農是也。自第四項以下之各階級，望文知義，不待說明。惟諸階級中，到底孰爲農民，則不能不加以考慮也。日常用語，對包含此全部意義中之一者，概以農民稱之。地主嘗自稱我等農民云云，係以廣義解釋農民也。若須直接與農業經營有關係者，始得稱爲農民，則

第一項貸地取租之（甲）當然在除外之列。脫退日本農民組合之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當自稱我等勤勞階級。意謂農民須網羅地主階級以外之一切農業從事者。換言之。即除外第一項之（甲）也。若更從狹義言之。須農業經營者。即自己經營農業者。始得稱為農民。則上述之地主。無論矣。即對農業經營。僅因提拱勞力一點。與農業有關係之農業勞工。亦在除外之列。德語之（Bauer）一語。雖大抵指自耕農。然無土地之農民。（Landlose Bauer）即佃戶亦包含在內。與茲所述農業經營者之意義相當。而與地主及農業

勞工有嚴重之區別。予今竊用斯義解釋農民，且用概括方法說明世界此項農民運動之現勢。故地主單獨之運動及農業勞工之運動皆畧而勿及。（至如日本農民組合係以佃戶爲中心之組合。從語義上言之應稱佃戶組合而用意義較廣之農民組合似不甚當。但此不過語義上解釋之異。隨組合之目的而附以獨得之名稱乃爲當然之事。惟對此實質之批評則又爲別一問題矣。）

予將趁此機會考察農民特殊之心理。夫心理與運動原有相卽不離之關係。若農民心理果爲特殊的則其運動

亦當然爲特殊的。惟是否有此狀態，則須證諸事實。原來農民，世人每譏其傾向保守。一似保守的心理，即農民之特殊的心理。如何田嗣郎博士所著農民心理與時代思潮一書，即力持此說。其中有一段曰：年年種同一之因，得同一之果，於是農業興焉。然其技術與經營，皆默守祖宗成法。故從事農業者，無論如何，皆有尊重傳統之性情。蔑視傳統，則無農業。苟奉行故事，不變成法，手胼足胝，鑿飲耕食，則春耕夏種，秋收冬藏，一年之業務畢，一歲之成績舉。故一般農民，對於試佈新種，試用新機，採用新式之技術方法，皆極冷淡。甚且

懷一種反感。習與性成，保守性，遂爲農民所專有。有時更進而變爲頑冥固陋，而牢不可破。又德國經濟學者康拉圖，亦於政治方面，論農民之保守性曰：農民階級，常爲國家保守的要素，固執舊習，牢不可破。因領會財產之重要意義及富於愛國心之故，嘗反對都會特有之革命思潮，而對抗社會民主主義的努力。不僅德國學者，有此觀察，卽如普勒哈諾夫，俄國號爲馬克思主義之父者也。其論農民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之社會的政治的任務書中，有一段曰：社會階級之分裂，獨特生產物之分配，社會運動之方向，皆由各社

會之生產條件而決定之者也。若在資本主義社會之生產關係下，無產者欲脫離資本羈絆而求解放，非行社會革命不足爲功。故今日之無產階級，皆爲革命階級。惟小生產者（指農民）則不然，彼等所有之生產手段，嘗能保證彼等之經濟獨立，從彼等生活上之利益言之，有維持生產手段私有制之必要。故資本主義社會之生產關係，嘗使無產者爲革命家，小生產者爲保守家。

就以上所舉二三兩項之例觀之，似農民的心理確爲保守的心理之說，已成一般定論。惟各學者的見解，果卽爲

真理乎。抑尙有懷疑餘地乎。農民之心理，果常爲保守的乎。農民之運動，果常與保守的運動相終始乎。據予私見，恐未必然，今請以次論之。

第一。河田博士之立論，係根據農業業務之性質，而斷定農民確爲保守的。故其言曰。農業不論耕種與牧蓄業務，大抵一定。同一物也。今年栽之，培之，育之，成之。明年亦栽之，培之，育之，成之而已。推而至於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亦莫不如是也。雖其間偶有努力於品質之增善，技術之改良，究無多大變化。年年產出同種之物，乃其本性之所存耳。推博士

之意以從事單調業務之農民，自亦受單調之影響而成爲傳統主義的、保守性情的，其實乃不盡然。予以爲博士之議論，其弊中於階級的考察太淺。夫農村生活，誠單調而乏進化，農業業務以無變化之故，農民心理自亦傾向保守，此無論何人不能否認者也。然試進一步觀察之，農民之間亦如上所述，有生產條件不同、生活狀態不同之種種階級。階級既殊，各階級自有各階級之心理，豈能執此例彼。同一農民，誰能謂自耕農與佃戶有同樣之心理乎。河田博士忽視此點，則因對於生產關係分析之基礎方面，未加以甚深之考



慮故也。

第二。康拉圖與普勒哈諾天二氏，着眼於生產關係而立論，其說較河田博士爲有根據。二氏之意，以農民本爲生產手段之所有者，既有土地而能獨立，自然擁護私有財產制度，而爲保守主義者。惟此說僅能適用於有土地之農民，而不能適用於無土地之農民。蓋無土地之農民，及雖有土地而因面積過小不能營獨立生活之農民，證諸過去事實，皆未必爲保守的也。在蘇俄、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彼等固嘗爲原動力，而從事農業革命運動矣，豈得謂之保

守乎。

第三。夫有土地之農民，其性質多爲保守的，誠如一氏所述。然此保守的傾向，果爲彼等永久不變之特殊心理乎。此不能無疑也。諺曰：居移氣，養移體。蓋生活關係之變遷，嘗反應於心理也。馬克思之言曰：意識不能決定吾人之環境。反之，吾人之意識，乃被環境所決定。意謂吾人之意識，常隨社會事情之變化而變化也。今卽就有土地之農民觀之。當資本主義勃興之時，農民誠爲模範的保守主義者，然非無因。蓋確立彼等土地私有權者，近代之資本主義國家也。資

本主義國家之出現，由於有產階級革命，打破封建制度所致。封建制度既崩，農民始得與諸侯脫離隸從關係，而於自己所有土地之上，享受獨立與自由。故其熱心擁護私有財產，於政治社會生活，偏向保守，皆有所自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其後資本主義日趨發達，對於農民非惟無福，反爲禍焉。自豪強兼併之風盛，農民土地漸奪以去，生活漸感困難。兼以種種之思想啟蒙運動，日聒於農民之耳，於是農民在社會上之地位，遂大不如前。惟至今日止，一般農民尙比較的帶保守性，則無可疑。然誰能保其永久不變。

普通雖概以農民稱之，其中究有種種階級。有一種階級之農民，其社會的存在條件，決非永久不變者，因之其意識亦隨之而變。於是此種種階級之農民，遂發生種種運動。或尚保守，或尚急進。所取態度，或不盡同。何能概以保守目之。而上述各學者，乃斷定農民確為保守的，則何以解於今日農民急進運動之事乎。予今且進而觀察農民運動之事實。

## 一 世界戰爭前農民運動之一瞥

觀察世界農民運動現勢之前，先將世界戰爭前農民運動之發展階段及其一般的特色，畧加說明，當非無益之舉。夫農民之生產條件，力微而散，既無特質的基礎，以促其團結精神之發達。而農村之地，又非文化所及，農民亦以生活不裕，無接近文化之機。於是農民自覺遂極遲鈍。歐洲大戰以前，於經濟的方面，尤其於協同組合的方面，農民之自主的組織運動，雖間有可觀。而於政治方面，則除少數例外，絕無獨立的政黨及自主的運動。僅加入其他社會集團所組織之政黨，以附庸自居耳。如在資本主義發達最盛之英

吉利、法蘭西、比利時、荷蘭、德意志、瑞士等國農民於大戰前固早有自主的經濟組合。然於政治方面表面上雖有表示中立者，實則或立於他黨指導之下，或加入其他政黨。如比利時之農民同盟 (Boerbond) 竟與反動派 (Catholic黨) 攜手。德國之農業者同盟 (Bund der Landwirte) 爲保守黨之一支部。而德國農民同盟 (Deutscher Bauernbund) 則又隸屬於自由黨。其他各地之農民組合 (Bauernvereine) 則因其地方之情勢而分隸於中央黨、自由黨、保守黨或社會黨、民主黨。要之，此等農民團體未嘗有獨立的政治運動。

也。再觀美國，當初農民團體，或與有產政黨攜手，或援助社會黨，至一九一五年，達哥達州之農民，始組織非政黨同盟（Nonpartisan League），努力於政治的獨立運動，卒握全州政柄。其後此風瀰漫各州，雖多出於被動，究極一時之盛。惟丹麥、克羅亞、細亞、勃爾牙利亞三國農民，於大戰前，已組織獨立強固之政治團體。如丹麥之農民及農民之友同盟（Bund der Bayern und der Freunde der Bayern），最古之農民政黨也。利用有強固經濟組織之多數農民，從事於獨立的政治活動，參加選舉，設議會部。其次為克羅亞、細亞

農民黨 (Die Kroatische Bauernpartei) 創立於一千九百零四年，專以擁護農民經濟利益及全國國民利益爲目的。於大戰前，已爲該國之最大政黨。又其次爲勃爾牙利亞農業國民同盟 (Der Bulgarische land wirtschaftliche Volksband) 創立於一八九九年，爲農業界之社會經濟的及政治的組織團體。於國內議會，占有重要勢力。至與此等農民團體運動之方向及其速度，以重大變化者，則帝國主義之世界戰爭也。

## 二 世界戰爭與農民之覺醒



自一九一四年起，經過長時之世界大戰，其影響所至，波及各方，戰前戰後，判若兩期，此稍治近世史者所能道也。惟此次戰爭，究與戰後之農民運動，以若何之影響，斯誠有考察之必要矣。以予觀之，可分爲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二種。所謂直接者，指戰爭影響直接及於農民之經濟的社會的及精神的生活而言。所謂間接者，指戰爭結果，使政治上經濟上發生重大變動，因而間接及於農民而言。今請先言直接影響。第一，屬於經濟方面者，農民於大戰時，既負擔戰費之大部分，而耕地破壞，恢復難期，犧牲性命，又較諸任何

階級爲多。故戰時受禍之慘，當首推農民。第二屬於社會的及精神的方面者。閉關自守之農民，既於戰時開放，使與都市之無產階級日相接觸，耳濡目染，遂漸變其保守態度，而有政治覺醒之動機。

雖然，使此直接影響之結果，深印入農民腦筋者，則間接影響促進之力也。要而言之，亦有三端：（一）歐洲承平日久，忽逢大戰，世界經濟頓形動搖，影響所及，遂致戰後發生農業恐慌，其恐慌原因，卽世所稱爲剪刀（Schere）者也。卽戰後之農產物與工業生產品，兩者價格懸隔極甚，各國

農民均蒙其害。蓋大戰以後，因托辣斯、加爾特爾等，急激發展之故，各國工業均被大資本家獨占，工業品之價格得任意擡高。反之，農業生產家，散在各地，毫無聯絡，出貨之價賤，進貨之價貴，一任大資本家之搾取，而無力以抗。農民至是始知非謀經濟團結及參加政治，不足以謀生存。且小農階級亦因此漸與資本家階級脫離，而接近無產階級。（二）歐戰結果，益促進農民階級之分裂，使農村中亦發生階級戰爭。（三）受勞俄革命之影響，自俄國革命後，農業勞工所視爲重要問題，如土地問題、勞農支配問題等，皆得根本

解決頗與各國農民以甚深之衝動。

由此觀之，可知各國農村狀態受帝國主義戰爭之直接或間接影響，而發生重大變化。向持保守態度者，今亦蠢蠢思動，貧農反抗現在秩序及地主之熱度，益繼長增高。日謀奪土地於生產者之手。於是各國之支配階級，爲維持現在地位起見，不惜犧牲所有地之一部，於相當程度下，容納農民之要求，而舉行土地改革。如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幽俄、斯拉夫、勃爾牙利亞、及波羅的沿岸諸國政府，皆與農民約法三章。然其後卒未能如勞俄之根本解決，且有爽約者。即

如波蘭至今未行。幽俄斯拉維亞政府對一切改革早已斷念。勃爾牙利亞則因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反動派執政，農民土地所有法案遂成廢紙。僅普斯尼亞之農民事實上奪取貴族土地，今尙堅持不讓。捷克斯諾哇基之農民則僅以溫和手段收買德人地主之土地。他如羅馬尼亞亦不過將貴族所有土地之一部以高價分配於農民而已。故土地改革問題之根本解決須俟諸異日無疑也。

### 三 世界大戰後農民運動之特色

據上所述農民運動實藉世界大戰之機而始一新面目者也。惟其運動方向各有不同，兼以今日尚在變動未定之中，欲遽下定評，決非易事。茲特以概括方法，敘述戰後農民運動之傾向及其特色而止。今分二項言之於下。

甲 農民運動之政治的傾向 各國農民階級受大戰直接或間接之影響，漸有政治的醒覺，故其運動傾向亦漸帶濃厚的政治彩色，所以謀自主獨立政黨之團結者，無微不至，不僅富裕之農民爲然，即中小農亦有此現象。今試舉例證之。如法國號稱最古資產議會制度之國，而立於傳

統的政黨政治之上者也。然而戰後農民組織獨立政黨之運動，日有起色。亞美利加合衆國，亦於一九二三年，創立聯合農民勞動黨 (Federated Farmer Labour Party) 此最足代表農民階級之政治運動也。羅馬尼亞，於歐洲大戰時，已有農民黨 (Partidul Zaranese) 之組織。其主要分子，雖多係白沙拉維亞地方之農民，然包含農村之所有階級，故嘗分左右兩派，互相爭持。諾威，於一九二〇年，由農業組合組織農民黨 (Norges Bondelag)，然亦分左右兩派。右派分子，則以脫離保守黨之地主及富農爲中心。左派分子，則以

脫離自由黨之中農及富農爲中心。巴特及其他德國南部加入政治戰爭之農民團體，一時成立甚多，惟無正式政黨。至一九二三年，始由小農、中農、借地農業者及移住農業者組織一地方組合之協力團體。並加盟於莫斯科之國際農民委員會。波蘭最初成立之農民黨，係由富農主持，其後左派脫離，黨勢漸微。復經過幾度分裂之後，始成立多數之農民團及農民同盟。捷克斯諾哇基之農業黨，亦在大農掌握之中。其後小農分裂，組織獨立家鄉黨 (Unabhängige Do-moving) 帶鮮明左派之彩色。意大利北部最初於富農指



導之下，組織農民團，未幾亦呈分裂之狀。最近意大利南部，急進的農民同盟組織運動，盛行一時，成績不無可觀。

戰後農民之政治的組織，無論何國，皆向根本方面，着着進行，已如上述。其中有政治的結黨，尙未成功者，亦知政治活動，有積極進行之要，則利用經濟的團結，如農業協同組合等，以求達參加政治之目的。此風以法蘭西、希臘二國爲最盛。卽於歐洲大戰前，已經成立之經濟的或政治的團體。至於戰後，亦發生重大變化。卽從未醒覺，從未活動之中，小農亦陸續加入此等團體是也。故舊來之農民團體，自量

的方面言之，固因此增加偉大之勢力。而自質的方面言之，則因包含各階級之農民，複雜達於極度。內部貧農與富農，發生利害衝突。不獨減損實力，且促進分裂。如波蘭之農民黨、捷克之農業黨、勃爾牙利亞之農業同盟，皆已往之實例。惟最後尚有應注意者，戰後發生之中小農民各獨立團體，及由舊農民團體分離之左派團體，漸有與都市無產階級接近，謀政治上攜手之傾向。而以貧農團體中為更濃厚。其他一般農民，則為地方的利害關係，及感情所束縛，於政治行動，尚在動搖未定之天。

## 乙 農民團體之組織及其綱領之變化 予於前章

分與農業有關係者之階級、爲地主、自耕農、佃戶、農業勞工等各階級。惟從來之農民團體、多聚種種階級、冶於一爐、故其組織、爲非統一的。例如西班牙之農業聯盟、雖小農及中農、占絕對多數、然地主亦加入。德國之農業者同盟、除大地主外、有多數之中農、即小農亦間有參加者。又如克羅亞細亞共和主義農民黨及勃爾牙利亞農業國民同盟對於大地主之加入權、亦大抵承認之。

農民團體之所以有此混合組織者、亦非無因。由客觀

方面言之、農業之階級構成、本欠明瞭。大地主與農業勞工之兩極端階級、雖可一見而知、然其中間之各階級區別、實最易混淆。且階級間既有類似之點、即階級間之活動、亦每於不知不識之間、因此及彼、發生連帶關係。況農民之階級觀念、本不絕對明確乎。再從主觀方面言之、從來之農業團體、多爲地主及大農所創設。此輩既係富裕階級、人數必少、自知勢孤力薄、難資號召、乃勸誘多數之中農小農或農業勞工加入、俾成爲有力之團體、而遂自己發縱指使、把持一切之謀、以鞏固其利益。故向來之各農業團體、多爲富裕階

級所利用，乃必至之勢。歐戰以後，形勢稍變，各農民團體，漸採統一的階級組織制，而呈分化作用。自農村之階級分化，愈趨明確，農村間之階級戰爭，亦愈形發展。而此組織之進化，則分三方面行之。（一）如捷克斯諾哇基之獨立家鄉黨、波蘭之二三農民聯盟，多係小農脫離從來之混成團體，而別行組織。可謂之左派脫離右派。（二）如勃爾牙利亞，則多係右派脫離左派。蓋中小農之農業同盟，因大地主及富農之脫退，始得完成其組織之統一化。（三）如德國、意大利等，則係中小農自己創立獨立團體，而與大地主或富

## 農之團體相對峙

農民團體之組織，既由混合而趨統一，則其思潮與綱領，亦必隨之而變。此無待論者。當農民團體在混合組織時代，其團體內之理想家，即支配此團體者之理想家也。如日本帝國農會之理想家，即地主的理想家。西班牙之農業者聯盟，為地主階級所指導，即為地主階級所抱之封建的舊教的社會觀國家觀所支配。他如捷克之農業黨，波蘭之農民黨，即富農階級思潮之反映。故為富農或地主所主持之農民團體，其所反映之思潮，即為富農或地主之思潮。其所

表現之綱領。亦即爲富農或地主之綱領。章程上雖大書特書保護農業家、謀農事之改良發達。一似以擁護貧農之利益爲職志。然此不過門面語。其實尙有許多條項。固嘗隱以富農或地主之利益爲前提。及至戰後。農民團體之組織漸趨向階級的分化。其理想及綱領亦遂呈分化作用。各階級有各階級之鮮明彩色。茲因篇幅所限。未能將各團體綱領之變化內容。條分縷舉。特舉二三實例。以表示其運動方向。確有轉變之跡。如克羅亞細亞之共和主義農民黨。以前不願與獨立勞工黨。立於同一戰線。以對抗有產階級。今則要

求加盟於蘇俄。又如塞爾維亞之農業者同盟於一九二四年之第五次大會，明白宣示傾向左派，要求土地改革，且要求與蘇俄恢復從前之關係。

#### 四 勃爾牙利亞農民黨政府之經驗

戰後農民運動之傾向政治，已爲顯著之現象，觀上述各例，足證其勿爽。然農民爲實現其要求起見，必以何等方法接近政權，始能奏效，而其取得政權之法，大抵不外下列三種。其一，與有產階級政黨攜手。其二，與無產階級政黨攜



手。其三、自己單獨取得政權。三者之中、以何者爲最有接近政權之可能性。雖因其時其地其國之社會事情及階級關係而異、要以最能與農民利益合致者、則爲最良方法。此於農民解放理論上極爲重要。予對此問題、不願深究。幸而戰後、勃爾牙利亞、曾樹立純粹之農民政府、予以爲對此重要現象。就實際理論兩方面、有加以若干之考察之必要。自大體言之、大地主支配下之農業團體、嘗與保守黨接近、冀維持現狀。富農最占勢力之農民黨、嘗與有產政黨攜手、冀接近政權。貧農最占多數之農民團體、嘗與都市之無產階級

協力、冀實現勞農政治。此自然之傾向也。假令其國工業既不甚發達、地主復少、而國民大多數又多爲農民之時、則其國之富農、必孜孜焉以獲得政權爲務。如勃爾牙利亞、即其顯著之例也。

勃爾牙利亞之國土總面積爲一〇三・一八九平方基羅米突。人口爲四・九〇四・七〇〇人（一九二一年調查）。其人口中經營農業者、約占八成二分。而農民之大多數、均有土地、無土地者極少。大地主亦不多覩。今試將各農民階級之人數列表於下。

最小農 四四·八九人（占二黑谷達爾以下之地積者）

小農 三六·七八人 （二乃至一〇黑谷達爾）

中農 二一·六三人 （一〇乃至二〇黑谷達爾）

大農 九·六〇九人 （二〇黑谷達爾以上）

由此觀之，可知勃爾牙利亞實一農民最占優勢之農業模範國。該國之農民同盟組織於一八九九年，經過二年之後，至一九〇一年，適舉行總選舉，農民同盟竟選出議員二十三人。其後一盛一衰，至一九一九年之總選舉，復占議席八十有二。與其他之各有產政黨組織聯合內閣，而農民

同盟之列席閣員者，多至六人。至一九二〇年之總選舉，復選出議員百十四人，在議會內占絕對多數。於是首領亞力山大氏 (Alexander Stambuljiski) 遂出而組織獨立之農民黨內閣，維持政權。至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始解職而去。以農民首領組織純粹。農黨內閣，亞力山大氏實爲第一人。今試將亞力山大氏之理論，略一介紹之。

據亞氏之見解，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之主要動因，爲自己保存之本能，自己榮養之本能，及自己增殖之本能。有此本能，故個人及其社會的團結，嘗相爭相鬥。自歷史上觀

之、世俗的及宗教的權力者、即王與教主、於政治方面壓迫勞動民衆之制度、日趨發達以來、而王與教主間之爭鬥以起。結果兩敗俱傷。其後民衆不論所有狀態如何、職業如何、社會的地位如何。遂組織一般的革命民衆團體、以打倒君主政體。及至發生創造新政治的秩序及制度、即人民主權任務之時、而一般的民衆團體。又告瓦解。各社會階級、爲保護其權利起見、遂構成階級黨。彼人權及市民權之宣言、即黨爭之結果也。階級黨之歷史的任務既終、舉世遂以蛇蝎視之、代之而興者、即爲職業的團結、以分配物質的財貨爲

目的之戰爭機關也。若將今日重要之職業的身分分析言之，則爲農業者、手工業者、工資勞動者、工業者、商業者及官僚。各職業隨其職業而團結，有代表其職業利益之權利與義務。然階級的結合，嘗弱於職業的結合。職業的利益，嘗強於階級的利益。例如大農與小農之利害關係，較諸小農與勞工之利害關係，更爲接近。故階級的團結，不能不讓位於職業的團結。在同一職業內之利害衝突，嘗能妥協調和，在相異職業內之利害衝突，則非鬥爭不能解決。職業間相互之鬥爭，所以創造社會的均衡和平，與社會的正義也。彼農

業者之職業，爲世界最有基礎的，且爲最大多數的。故最宜統治國家。且其利益亦須由國家運用，始合於正義。

亞力山大氏對於社會主義，則有微詞。蓋亞力山大氏一方面否認現代階級鬥爭之現實性。他方面又視社會主義之理想，爲蔑視社會生活之原動力，卽人類之根源本能。以上爲亞力山大氏理論之概要。雖於現代經濟情形，不無遲鈍隔膜之感。然亞力山大氏生於農民最多最占勢力之國，宜其有是說也。自亞力山大氏之說出，農村之有產階級，遂怦然思動，而爭以職業的團結相號召。夫亞力山大

氏之說所以能感動一般農民團體者要亦有故蓋彼農村中之有產階級深知農業者之職業的團結足使一般農民不與都市之有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發生關係而自己從來在農村之勢力始益堅而不可摧而一般農民亦深知多數可恃果能於農業界謀職業的團結則容易獲得政權而運用於自己有利之方面故均樂而從亞力山大氏之說也。

亞力山大氏既乘普爾牙利亞於歐洲大戰戰敗之機出而組織內閣便汲汲焉謀行其說故其施政之根本方針在擁護農業者使與非農業者行財貨分配之戰爭。第一步



即對於勞工及其所組織之共產黨宣戰。自一九一九年末，壓迫鐵路罷工起，至一九二〇年總選舉時壓迫共產黨止。雙方無日不在交戰之中。第二步對於都市有產階級宣戰。一方面課有產政黨首領以戰爭責任之罪，交法廷裁判。他方面或爲農業協同組合，實行獨占米穀交易，或爲公共目的，收用私人所有之大建築，及不從事農業地主土地之一部。其所以摧殘資本家團體之物質利益者，無微不至。結果都市有產階級及無產階級，皆交受其困，而側目相視。然其政策曾暢行於農村內部而無阻乎？則予敢大膽應之曰：否。

亞力山大氏祇知有農業不知有其他一切職業故其爲政非農者去之農者與之。然亞力山大氏所取諸工商各業者大都歸於富農之手貧農僅得其唾餘輕重失衡利富而不利貧故不平之聲首先起於貧農之間。卒之農村之內卽農界同盟自身內部先呈分裂之狀而同一職業內之階級鬥爭以起。鬥爭既起農村之有產階級則求和於都市之有產階級貧農則與勞工攜手而歷盡千辛萬苦之農民黨政府遂無存在之可能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因有產階級之反革命而與世長辭。

然此農民黨政府果與吾輩以若何之教訓。予以爲有

二。(一)即階級的利害關係較諸職業的連帶關係更強而有力。與亞力山大氏之理論。立於正反對之地位。亞氏職業的連帶關係之理論。早於階級鬥爭事實之前。宣告破產。證諸已往歷史。絲毫不爽。(二)於現代國家制度之下。欲使農民單獨維持鞏固之政權。殆不可能。蓋現代國家。其重要之統治機關。及經濟機關。全部集中都市。欲其運用無阻。必使支配階級。居住都市。如兵營、武庫、鐵路、電報、電話、銀行等。大抵集中都市。支配此等機關者。必朝於斯。夕於斯。始免

隕越之虞。彼農民以業務關係，大部分散在各地農村，雖有時可赴都市執行職務，究不能久居國權之中心地。且用非所習，更未有不顛倒錯亂者。故支配現代國家者，非有產階級，即無產階級。農民雖占多數，倘不於二者之中，擇一攜手，則無維持政權之望。然與有產階級攜手，證諸過去經驗，徒被搾取而已。無已，唯有與被搾取階級握手之一法。此勃爾牙利亞農民政府之經驗，所與農民之最大教訓也。

## 五 農民之國際運動

農民運動之最可注目者，最後爲國際團結之運動。自

一九〇五年以來，各國農民受羅馬國際農業研究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及勞工國

際團結之刺激，雖漸努力於國際的結合運動，然在戰前尙無具體之表現。及歐戰告終，農民自覺，始漸由消極而進於積極。哈姆博士 (Dr. Heim) 之計畫，實爲其先驅。博士爲巴利亞大地主團體之指導者。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後，卽向瑞士富農團體之反動的指導者羅爾博士 (Dr. Taur) 提議建築農民之國際隄防，以防止勞農主義之侵入。其後

法國地主黨員亦曾重提舊議，卒因德法兩國之支配階級意見不一，未能成立。第二計畫爲西班牙農民團體之指導，舊教者所發起，意在結合萬國之舊教農民團體，亦以宗教式微無力及此，而歸於失敗。第三計畫之發起人，即前述之亞力山大也。斯拉夫各國農民實贊助之，結果在普黑密亞之普拉谷，創設國際農業局。捷克斯諾哇基、幽俄斯拉維亞、波蘭、勃爾牙利亞等國之農民組合，及農民政黨，均行參加。第四計畫則爲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創立國際農民委員會，有多數國之農民團體加入。最後則爲一九二四年十月，召

集國際委員會於瑞士。此會係羅馬國際農業研究協會總會開會時所召集之農民指導者會議。委托羅爾博士而行之者也。結果僅製定將來組織農業國際團結定款若干條。出席於該委員會者大抵爲瑞士、西班牙、法蘭西、英吉利、匈牙利、捷克斯諾哇基等國指導保守農民之人。

若將以上種種國際運動之性質及傾向分析言之。大體有三。第一種係欲維持現在之農業組織及大地主之支配。對於一切革新均持反對態度。如哈姆博士、西班牙舊教地主、羅爾博士等之計畫屬之。假令羅爾博士之計畫成功。

則其國際的團結必以黑色國際的團結名之。第二種即亞力山大所發起之計畫，介於黑赤二者之間者。蓋斯拉夫農業諸國之富農，一方欲驅逐有產階級在農村之勢力，一方又欲防止勞農主義之侵入。庶能立於中農小農之上，運用政治。換言之，即對現狀謀相當之革新，而對勞農革命則極端反對。故其所為，自黑色國際團結之眼光觀之，則為有害，為革命。自勞農革命之眼光觀之，則為反革命。所以有綠色國際團結之名，方其與都市有產階級戰，客觀方面，足以促進農民向左，方其與勞農主義戰，主觀方面，不能不與有產



政黨接近。故其勢力嘗陷於進退兩難之際。假令勞農主義之國際勢力達於非常強盛之時，必與黑色國際團結接近，方能自存。然近墨者黑，結局自己亦必變成黑色國際團結。此爲將來綠色國際團結必至之運命也。第三種即莫斯科之國際農業委員會，以糾合各國貧農階級，脫離地主及資本家之榨取與束縛，打破現狀，爲其第一目標。又鑑於勞俄及勃爾牙利亞之經驗，深知農民團體非與被榨取階級之都市勞工攜手，不能貫徹主張。故務必協兩者之力，獲得政權，樹立勞農政府，從根本上解決農業問題。所謂勞農主義

是亦卽世所稱爲赤色農民國際團結也。

## 六 結論 將來之發展

此外農民於經濟方面之運動，尙有應注意者，則爲佃戶之社會主義的農業經營組合之發展，及各國農民協同組合運動之現勢等。然其事至繁，將於他日論之。本篇僅略論戰後農民運動之傾向及特色而止。惟以現在測將來，可得而預言其發展之跡者，約有五端：（一）今後農民之政治自覺，必仍繼續不已。農村階級分裂之發達，及因此而起

之階級鬥爭之激化，必完全打破農民大眾之傳統的保守的精神，而使其對於政治的經濟的戰爭，更形猛烈。(二)農民之積極的政治活動，可於其努力國際團結規之。將來此種國際團結運動，必更形顯著。(三)從來採混合組織制之農民團體，現已有發生裂痕者。此種分裂過程，今後仍有繼續性，此亦為階級分裂，進行於農村時，必然之結果。(四)由貧農組織之左派團結，今後必更發達，蓋彼等既失望於地主及大農之支配，又失望於資本黨之政策，此後必漸思與都市之無產階級協力。(五)若謂彼等向左，即係

共產主義化，恐未免失之過早。不過對於現在抑壓或榨取彼等之支配關係財產關係，必採一種革命行動。彼等之理想，爲共產主義乎？抑將以奪諸生產者土地，仍歸私有而繼續私的經營乎？此實一大疑問。然予以爲農民大眾之小生產的心理，或尙依然濃厚也。

